

黑隕石

第一回





在「牙醫陳四金」的招牌下，年輕的警察快步前來簽簿。

陽光照在頭頂，涼風仍帶點濕氣，他盡責地填好該填的資料。

而與他巡邏的同僚正在兩個街口外的老字號冰室，品嚐著馳名的檀島咖啡和出爐蛋撻，看看報紙的夜間賽馬預測，盤算如何在晚上一擊即中。

年輕警察恰巧聽到背後的士多傳出了電視台的新聞報道：「中、英兩國政府達成清拆九龍城寨的協議……」

這一天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三，也是年輕警察擔任巡邏隊員的最後一天。他追尋的正義，就像面前的九龍城寨一樣，在此刻宣告崩塌……

三不管地帶、罪惡之城、魔窟、無法無天的國度……全都是九龍城寨響遍國際的惡名。這幅六英畝半（約二萬六千平方公尺）的土地上有著五百幢非法建築大廈，住著一萬二千多戶約四萬人，縱橫曲折三十條街，佈成了一座不見天日的立體迷宮都市。

許多人都遺忘了它原名叫「九龍寨城」，也遺忘了其所有惡名之根植於一八四七年。當年，清帝國派將領到九龍村原址建寨築城，防範佔領香港島的英國軍隊。其後，香港主權易手英國，二戰期間又遭日本皇軍佔據。戰後，大量難民湧入了這個積累罪惡和歷史創傷的小城，自組寮屋區。往後三十年，樓房向天發展，一幢又一幢，加建又加建，直到上天看不見城內的罪業為止。

因為香港政府大力發展九龍寨城周圍的地方為「九龍城區」，為方便管理地區劃分，所以改稱九龍寨城為九龍城寨。

一星期後，午後四時的陽光照過九龍城警署的大閘。不用穿著制服的陽天，開始習慣從失物處理部的窗戶看著這情景。距離下班還有九十分鐘。

這丁方五十尺的辦公室，像是囚禁他的牢籠，他的警察編號像換成了囚犯編號。每天朝九晚五時半，他要處理的是面前大大小小的失物。

兩星期前的晚上，陽天還在九龍城寨內追捕一個通緝了兩年的「省港旗兵」，二人在暗黑的窄巷中糾纏。

那個通緝犯因為上次持槍打劫銀行得手了，食髓知味，再次偷渡來港，潛伏城寨內的空置住宅，準備再幹一大票。很不巧，就在他吃過宵夜回家之際，便迎面遇上單獨巡邏的陽天。最後，陽天負傷拔出了手銬，將這頑強拒捕的通緝犯給鎖在城中的公共水龍頭上。

警署內，通緝犯一言不發，肥胖的重案組探員盤問不果，便把犯人鎖進拘留室。陽天在剛才的行動中撞傷了左手，本應等待救護人員前來治療，但見肥探員的做法有點不妥，便提

出通緝犯可能有同黨仍潛伏在老巢。

肥探員叫陽天不要多管閒事，犯人已由重案組接手調查，陽天只需要寫好報告交給他就可以了。於是，陽天一言不發，離開警署。

天亮之前，重案組的電話響起了。原本當值的肥探員已下班，由另一位穿著涼鞋路過的反黑組探員打著呵欠來接聽，是陽天致電回來，「師兄：那個犯人的竇口，在文興樓二樓……單位內有一支黑星手槍、兩匣子彈……但沒有其他黨羽……」

早上九時，陽天受到巡邏隊目嚴重警告，因為他昨夜逐幢大廈、逐層逐戶搜索，滋擾居民安寧。

雖然陽天立下了大功，但這功勞卻歸於陽天的上司，史密夫分區署長，年過五十的英國人，署內的同僚們暱稱他為「鬼頭」。

陽天從香港仔調至九龍城近半年，儘管他盡心盡力維持正義、保障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，史密夫總是看不上眼。「這新人只會做事，不會做人。」

每次與陽天巡邏的同僚常勸他多陪史密夫吃晚飯，聽聽這鬼頭如何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大刮特刮，準備捲款回老家退休。可是，陽天永遠不會出席飯局。結果，理你是青年幹探、罪惡剋星，也要被調到失物處理部學習做人。

陽天仰望天花板，白色吊扇以逆時鐘方向旋轉，像是任時間在逆流，流到陽天腳下的

平地仍是千尺高山的時候……

一顆巨大的黑隕石穿破地球的大氣層，直撞而下，數不盡的大小生命化成飛灰，與砂土直沖天際，引致日月無光。

過了千百年，一切回復平靜。粉碎的黑隕石，大大小小嵌在深逾千尺的隕石坑內，被天空的砂塵挾著雨水給掩埋。

又過了幾千百年，大洪水從四方八面洶湧而至，直灌隕石坑。水平線上升千尺，形成一個大海，分隔兩邊高山成為對岸。

「這就是香港和九龍的形成。小子，你相信嗎？」

星期三，一位愛穿涼鞋、體格魁梧的反黑組前輩這樣告訴陽天。

星期四，這位樣子看似近四十歲的反黑組前輩又告訴他，宋帝昺棄九龍福地離開的祕密。

這星期以來，每逢陽天下班前十五分鐘，這位前輩總會帶一件失物過來，包括染血的女裝手袋、佈滿爪痕的男裝外套，以及一些日本軍票和清代古錢……全是在九龍城寨行動時所拾到的。

在陽天登記失物時，這位姓孫的前輩便東拉西扯找話題。陽天偶爾會禮貌地點頭回應，或是說句「喔，是這樣的嗎？」漸漸地，孫姓前輩卻開始說出一些連小學生也不會相信的故事，令陽天懷疑對方是否受壓力過大而胡說八道。

每當這位前輩問「小子，你相信嗎？」陽天總會「嗯嗯」兩聲回應，第一天如是，第二天也如是。

就在今天星期五，這位前輩跟陽天說：世界末日不是在一九九九年

陽天未待他說完，便插口：「要是我能像你那般在外面執法，我就會趁九龍城寨清拆前打擊『城寨四天王』，不讓他們的罪惡擴散到其他地區！」

所謂「城寨四天王」，就是統治九龍城寨的四大幫會，全香港的黃賭毒黑之源頭。

突然，陽天額前出現了點三八手槍的槍咀。

孫前輩秒間拔出警槍，從容地說：「怎麼了，你當我孫行土是誰？」

陽天此刻才知道這位前輩的全名，因為整個警署沒有人敢直呼其名，只叫他「老孫」。

孫行土不屑地笑：「我再問一次，小子，你相信嗎？世界末日不是在一九九九年……」

說時，槍咀沒移動半分，依然貼著陽天的額前。

陽天露出不服神色，左手徐徐握住孫行土佩槍的槍管。

孫行土大喜：「喔，你相信了，是吧？」

十六世紀，法國預言家諾斯特拉達穆斯在著作中寫道，一九九九年七月，恐怖大王從天而降，安哥爾摩亞大王重臨，戰神以幸福的名義主宰世界。

但就算是著名的大預言家，也看不透一九九九年的真相……

陽天大力甩開了孫行土的手槍，大聲說：「甚麼世界末日，一九九九，市民得不到警察保護，比世界末日更慘！多我一個，便多一分力！」他心內怒火越說越烈，更大聲說：「終有一天我會走出這房間！終有一天，我陽天說得出做得到！」

孫行土放腔大喊，邊說邊濺口水花：「你走出這房間，就可以做得到？」

陽天沒有回答，沒必要證明給誰看。

「小子，拿它去指著那正忙著撈錢回老家的鬼頭，告訴他你剛才那番話！」孫行土把手槍塞進陽天的手裡說：「萬事有我在！」

陽天不理，真是假，至少有孫行土了解他未熄的熱血，便把積累了一星期的悶氣都傾吐

出來：「Yes Sir！」

二人對望而笑。

翌日上午，陽天獲准離開失物處理部，因為史密夫分區署長正式下令，警員陽天被革職，即時生效！

兩個月後的圓月夜，九龍城的四海酒家，陽天穿著剪裁貼身的西裝外套推門而入。今

晚，他只要得到「東天王」的點名，便可正式成為「東天王」旗下有編號的成員。

陽天被革職的頭一個月，成為了無業遊民，每天都混在九龍城寨的非法賭檔，親身了解「城寨四天王」的真正實力。

自六十年代末，九龍城寨由寮屋區陸續改建成密不見天的大樓，盤踞當地的眾多幫會不止勢力日增，互相吞併之聲亦此起彼落。勢力最大的四個幫會，江湖人士便以民間神怪小說《封神榜》的「四大大王」尊稱。

四天王之名日夜更迭，時至今日，城寨將拆，卻是四天王鬥爭最激烈的黃金年代，令這個日本人稱為「魔窟」的地方起了極大變化。

「東天王」秦豪，年屆七十的城寨皇帝，德高望重，受黑白兩道景仰，無人敢染指其位。

「南天王」彭博，二十有五，在美國修讀商業管理碩士回香港，繼承了父親留下的爛攤子，正實行幫會企業化。

「西天王」笑面虎，剛過四十。十年前來城寨插旗，行事夠辣，雖是四大王中最弱的一個，但打拚動作最多。

「北天王」呂烈，霸氣壓人，創幫二十年，仍屹立不搖。可是，眾所周知，在呂烈背後，還有更厲害的人在，其身份極為神祕。

之後的一個月，陽天通過不同渠道，靠近了勢力最強盛的「東天王」圈子。要混黑道，

除了能打，還需要知道兵如何捉賊，陽天可謂最佳人選。若不是這樣，孫行士不會將陽天調職成臥底警員，滲入這個三不管地帶。就連天也不敢管，誰敢來管？

陽天身在其中，目睹許多不公的人和事，永遠只能藉著拳頭和怒號，掩飾無法宣洩的正義。身上濺出的每滴鮮血，都是叮囑自己不忘任務所在，沉著應戰。

今晚，只待陽天正式與秦豪這位城寨皇帝握手，便能繼續向上爬，藉此查出一「東天王」與其他三天王種種非法勾結。可是，香港政府已公佈將分開三期清拆九龍城寨，即一九八八、八九和九三年。時日無多，陽天必須爭分奪秒。

筵開五十席，「東天王」秦豪在龍鳳爭珠的大壁畫前說出一番豪氣話。

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『城寨皇帝』之名是各路英雄給的臉子而已。面對大時代改變，不進則死……」陽天袋中的小型錄音機，錄了十分鐘，當中包括全場掌聲、笑聲和喝采聲，但錄到這番豪氣話的最後一句時，陽天險些把錄音機一手捏碎。

「今晚我喝過手上這杯酒，『東天王』正式走出城寨，在外面成立企業集團，進軍地產界！」

秦豪豪氣舉杯，全場起哄。

陽天就連站起舉杯也沒有力氣，因為這個多月來的刀光劍影，他完全白費了。

然而，陽天卻發現在鄰席上坐著一個冷臉的男人，也像他一樣木無表情。

九龍城寨雖佔地不廣，但大廈與大廈之間的密度卻是世界第一，兩幢大廈的居民甚至可從窗戶伸手互握。地面的通道宛如迷宮，曲折不平，要在這裡追蹤一個人，非有專業的追蹤術不可。

在「東天王」的金盤洗手宴之後，陽天便開始追蹤那個冷臉男人。至少，他直覺地認為，那男人也是懷著某個目的而加入「東天王」。究竟他目的何在？

陽天袋中的小型錄音機繼續在錄音。『從東頭村道進入城寨的大井街』『沿路轉入大井四巷』『跟著左轉，前往崇義巷』……迷宮地圖早烙在陽天的腦海裡，此刻細心記錄著每一個細節。這是證供，不容有錯。

冷臉男人輾轉繞了幾條小路，來到一條死巷，前無去路，只有頭頂兩尺多寬的大廈隙縫。陽天慶幸對方自投死巷，不用再浪費時間。

陽天急步衝前，伸出左手朝那男人後頸施展壓制術。這是警察學校所教的壓制犯人的技術，陽天至今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。若是一招制敵，陽天便可通知孫行士來接走這男人。

呼！陽天左手環扣男人的頸項，右手按住他的後腦直撞向前面的牆壁。砰！陽天進一步以身體壓迫，男人完全被制服，動也不動。三秒內，完成了這招。

陽天退開兩步，男人的頭部沿牆壁滑下來，拉出一道血線。由於月光照不進這死巷，現場只有幾點忽明忽滅的鎊絲燈光，令陽天察覺不到那道血線並不是尋常的顏色……

陽天上前搜查男人身上有沒有可疑物品，卻聽到他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。陽天大喝：「你在說甚麼？」

突然，那冷臉男人的頭部竟然一百八十度轉過來，眼睛反白，清楚地說：「是黑隕石，元素的味道……」

黑隕石？陽天第一次聽到其他人說出「黑隕石」這三個字。

忽然，有一股震盪空氣發出的聲音，嗡嗡直侵入陽天的大腦，令他陡然停止動作。

奇怪的是，眼前那男人的冷臉奇異地凝成冰層……是幻覺？是真實？

電光石火間，陽天舉起右拳，就似上次怒捉通緝犯時舉起手銬那樣，不顧生死地揮下去，重重打中那男人的左臉頰，擊出點點冰花！

同時，陽天的整條右臂被凍氣入侵，瞬間滲入皮膚，肌肉和筋骨皆不受控制。

冷臉男人一邊散發著凍氣，一邊搖頭生出多支尺長冰針，直靠陽天驚訝的臉部，說：「殺你之前，先洗去你大腦所有記憶，不許留下絲毫痕跡！」

冰針插入了陽天的頭部，通過腦神經線，放肆地闖入陽天二十年來累積的記憶。

一位七歲的男孩與一群年齡差不多的同伴，一起攀越孤兒院的圍牆。為首的同伴露

出微笑：「外面，才是人住的地方。」

鑽石山的貧民木屋區，男孩已經九歲了。他不怕勞苦，與大人們一起送石油氣罐到每家每戶。沿途，街坊們都對男孩打招呼。

早上，鄰近木屋區的小公園，男孩向坐在長椅上咬著香煙的老師傅拱手敬禮，然後緩緩打出太極拳的「單鞭」，「退步穿掌」……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不止是太極陰陽共生之道，也是人類在艱難環境下的生存之道。

男孩快十一歲，雙手的拳頭已打得出血，面前是手拿菜刀的瘋漢，背後是受驚的婦孺們……砰！警察來了，開槍制服了瘋漢。警察問男孩叫甚麼名字。男孩無父無母，自小只有一個暱稱「孤兒仔」。聽後，警察笑說，男子漢大丈夫，要有一個正式姓名。

到了十一歲，他需要一個姓名，用來申請兒童身份證。九龍城侯王廟的盲公用六個銅錢為他起名。「六個銅錢皆正面，六爻同屬陽，乾卦。你孤兒一名，可以考慮乾屬陽為姓，乾屬天為名。」

在兒童身份證領取中心，名為「陽天」的男孩難忘那位女孩純潔的微笑

突然，記憶片段如冰山崩塌，紛紛碎落，現實重現陽天面前。

「陽天，醒啊，我們收工了！」地點是死巷，時間是深夜，人物是孫行士？

陽天有點頭痛，問：「我怎麼了……剛才明明追著那個冷臉男人來到這裡。」